

HOUNIANG

石维斌中短篇小说选

后娘



民族出版社

208

人民出版社

后娘

石维斌中短篇小说选

的笑竟早就跑出来了，道路兴奋地鱼过脚，
 鱼过手，鱼过胸，鱼过脸，鱼过每一根神经，
 还会在眼睛里，变成两道灿烂的光来，像
 探照灯一样，照村为前边一片明媚的天地。
 老吃和桃子都痴了，呆呆地放着，比蜜着甜性，
 老吃终于忍不住了，拉着桃子，孩子说：“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娘:石维斌中短篇小说选/石维斌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8

ISBN 7-105-05070-5

I.后... II.石...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333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叶之舟照排部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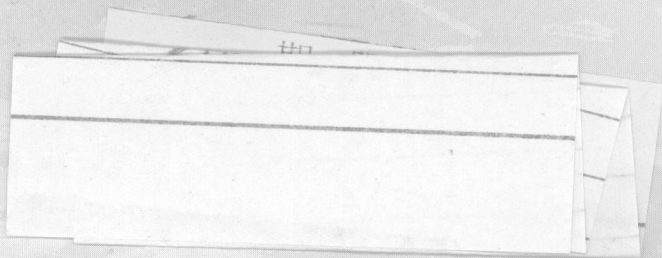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20 千字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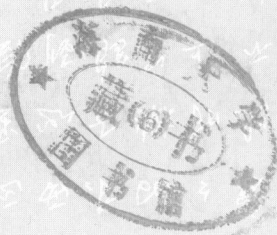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到彼难为情。

潘子出来，笑得满脸都是，让桃子羞为圆的感
 很大努力还是忍不住，笑意是从两边嘴角
 住，不自觉地引上来了。但桃子失败了，做了
 像。股甜丝丝的，星装满了欢喜，她想把欢喜恩
 西的一个部位从脚板心往头顶上
 轻轻一跳，心儿跳了跳了。桃子仿佛觉得有一
 的眼睛，立刻感到火一样烫平了的，顿时脸儿
 倚之地眯着。这一
 头低低着，不敢
 好之如姑父般的，只剩下桃子如去吃。桃子把



目
录

- 1 后娘
17 牛家兄弟
28 毛狗
42 翠星
67 野火
81 老多
92 漆缘
108 水官
119 杨铁匠
125 老谈和神仙
134 塌鼻子
140 趴耳朵
146 六斤半
153 老柔
158 袁哥要债来了
174 桃花时节
178 梦回童年



目
录

210 走不出的心

216 世事如棋

221 穷县阔官

234 狗事

248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后娘

腊月二十五晚饭时，老明端着一碗饭，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吃得很有味。

“老明，拜年白菜留了多少呀？”隔壁的吴大婶向他打招呼。

老明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他明白，这是老伯娘在取笑他。前年老明讲了个亲，女方无娘无爹，只有个隔房的哥，算起来也是属于孤女一类。但女方有一栋五柱八的三间大瓦房，人也过得去，不光有几分姿色，而且聪明贤惠。寨人们都说老明瞎子碰到米头子，走了狗屎运。大年初一去女方家拜年，老明听后娘老美的话，多挑了几棵卷心白，哪晓得做情不得情，倒把雨来淋。后来女方反心了，却拿老明挑白菜拜大年作为把柄，说他小气，舍不得东西。老明有苦难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心里一直埋怨后娘。

老明的爹老祥，还不到三十岁就开始驼背，后来一驼再驼，自自然然地就形成了犁把脚，脊椎骨再也没有直起



来，就成了名符其实的驼子。寨上人都喊他老祥驼子。驼爹干活不要命，不仅把背搞驼了，还害上了痨病。

老明的娘死得早，老明几乎记不得亲娘是什么模样。拉扯老明长大的除了驼爹，还有后娘。

老明的后娘是世界上最好的娘，这个家全靠后娘撑着。对于老明的亲事，后娘比亲爹还着急。老明的亲娘和后娘是要好的姐妹，照顾驼子和老明是亡人的临终嘱咐。这事别人不清楚，都说后娘是自找罪受。后娘从不管这些，她想的只是一件事，要对得起死去的好姐姐。

晚饭后后娘拿了鞋底和麻线，去找吴大婶，一边做着手上活，一边聊天。

“他伯娘，就再帮个忙吧。老明这伢儿心眼好，莫看他闷声闷气不说话，心里可亮堂着，哪个姑娘要跟了她，怕是福气哩！”

“美嫂呀，谁说不是呢，我就喜欢老明这伢儿。还要你交待，我早就记在心里了。哎，我说美嫂，我娘家那边有一个侄女，人长得还不错，就是体质有点弱，不敢讲给老明。”“他伯娘，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既是你的侄女，有什么不好的，只怕我们老明配不上呢”。

“要不过了年让他们见见面，看看合不合得来，不行再另想办法吧。”

后娘正在和吴大婶聊着，就听老明喊：“娘，爹又咳嗽了，喊你快回来。”

后娘应到：“知道了，就来。”回头又对吴大婶说：“他伯娘，那你就跟大舅那边说说吧。”

后娘急急忙忙回到家，先倒了一碗水，递给老驼爹，



说：“你先喝口水，一会我就把药熬好。”

后娘看火坑里的火，只剩下一些火星子了，就赶紧用铁钳拨火。

驼爹就骂老明：“老明啊老明，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要人家讲，火都快熄了，也不晓得添点柴。唉！”

后娘没说话，就急急地到柴草屋，抱来一捆杂木柴，先把细小点的搁在壳膝头上折断，轻轻堆到火坑里，接着就拿来吹火筒，对准火星子噗噗噗噗地吹，一用力两边腮帮子就鼓起一大坨，就像含了两颗大鸡蛋。柴火被吹燃了，火苗呼呼往上蹿，屋里的灯光虽然昏暗，但在火光的辉映下，仍然可以看见后娘的脸红堂堂的。

火燃起来了，屋里就比先前暖了许多。驮爹的咳嗽就逐渐缓和。驮爹心想，这屋里啊，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女人哪。要是没有老美，我不是病死，也要饿死冷死。驼爹就暗暗落下了眼泪。

有的柴很粗，后娘折了几下也折不断，就到灶门口去找柴刀砍。

驼爹就说：“老美，这些事你就让老明去做嘛。”驼爹看老明没动，就说老明：“老明，见你娘这么忙着，你也不动一动，就光晓得坐在那儿向火啊？”

老明不是懒，老明是有心事呢。老明想，别人都说，不要油，不要盐，讨个婆娘来过年。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的婆娘在哪里。怕丈母娘还没走草呢。想到这些，老明就怨后娘，就不想动。本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归归阳啊归归阳，有钱莫讨后老娘，亲娘杀鸡留鸡腿，后娘杀鸡留鸡肠，鸡肠挂在篱笆上，走去走来哭亲娘。”把后娘说



得很坏很坏，许多人都对后娘报有极深的成见。凡是当后娘的，没有一个落好。故有后娘难当之说。老明虽找不出后娘的错处，但还是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心灵深处对后娘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后娘再好，毕竟还是隔了一层啊。

后娘是天生的好脾气，不会骂人，也不会埋怨人，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后娘从来都是自己动手，宁可亏了自己，决不亏了别人。

后娘把火烧旺后，又到房里拿来一床巴裙，披在驼爹背后。后娘对驼爹说：“向火只热了当面，背堂心还是凉凉的，披床巴裙吧。”

后娘给驼爹披好巴裙后，就捧起药罐到灶房去加水，这是今天刚换的新药，一副药熬两次，早晚一次。加好水后，后娘又捧着药罐，轻轻放在火坑边墩好，将有把的一面朝外，免得被火烧烫了。

老明看着后娘干活，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但老明还是不动手。其实即便老明想动手帮忙，也不知怎么做。老明对后娘还是很有感情的。老明心里明白，他和驼爹能摊到这样一个女人，是他们父子俩的福气。谁要是说后娘的坏话，老明准会扇他一个耳巴子，抽得他找不到东南西北。要不是那年挑白菜拜年吹了一门亲事，让老明心里不痛快的话，老明肯定会说：“我的后娘啊，真好！”

后娘墩好了药罐子，就对老明说：“老明，你隔壁伯娘家那边有一个侄女，打算讲给你呢。”

驼爹就说：“隔壁吴大伯和那边大舅都是好人家啊，要能和他们家开亲，那真是我们的福气啊。老明，你伯娘



也很喜欢你的，你平时就不晓得手脚勤快一点？嘴巴乖巧一点？多上他们家走走啊，有事也顺便帮忙帮忙。你大春哥又经常不在家的，好多活都是你大伯一个人做。我又是个不中用的人，想帮人家也帮不上。你多做几手就瘦了不成？你这么大了，也该长点心计了，不要什么事都要你娘来发算啊。”

老明听了后娘的话，身上痒痒的，心里甜甜的，脸上红红的，嘴巴嘟嘟的，脑壳勾勾的，仍然不做声，抱手抱脚在向火。突然，噗地一声，药罐里的药水煨开了，溢了出来，溅到火坑里，烟灰窜起尺来高。老明手忙脚乱，赶紧用手去拉药罐，被药罐烫了一下，就像触电一样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但为时已晚，中指头被烫起了一个泡。老明赶紧把手指塞进嘴里，一个劲地吸吮着。眼睛轱辘轱辘望着后娘。

后娘心疼地说：“啊呀呀，给娘看看，烫坏了吧，烫坏了吧！”

驼爹就说老明：“你这个背时崽崽的，这么毛手毛脚的，那罐子烫得很，还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大啊！”

老明不想让爹娘担心，就说：“烫着这点点算什么，没碍事的。娘，我去拿药碗去。”

后娘说：“老明，你要小心点啊。”

后娘话音未落，就听到哐啷一声，老明一不小心又把药碗摔碎在地上了。

驼爹就生气地骂老明：“你这个败家子啊！你这个败家子啊！”



后娘一边收拾着破碗碎片一边说：“摔破药碗，就不用吃药了，说明病就要好了，是好事啊。”

后娘见老明呆呆地站着不动，就说：“老明，你先睡去吧。明天早点起来啊！快过年了，我们也要把屋前屋后，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都打扫一下。屋顶上的檐尘也要扫扫，娘腿脚不行，高处去不了，你就给娘帮帮忙吧。”

老明就说：“娘，爹，那我就先去睡了。”

后娘说：“去吧去吧，明天早上我喊你啊！”

老明说：“娘，不用，我个人起来。”

后娘服侍驼爹吃了药，收拾好床铺，将驼爹扶上床睡下，给驼爹盖好被子，扎好被角，又回到火坑边，疲倦地坐在板凳上。后娘总想着好像有什么事没做完似的，心里不踏实。就拿起针线，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想着心事。

后娘姓龙，名字叫老美，是本寨龙老巴的独生女。老美的娘死得早，那时老美才五岁多。龙老巴当时年轻，就有意再找一个婆娘，有一回还真带了一个女人回到家。龙老巴要老美喊那女人做娘，老美就是不肯喊。老巴就要打老美，被那个女人劝住。那个女人对老美也很好，有什么好吃的都送给老美。但老美就是不喜欢她。老美经常跑到院外，扶着篱笆哭，眼泪不断。有一天老巴回家来，听到老美哭着哼着那首有关后娘的歌谣，哭得好伤心。老美把老巴的鼻子也哭酸了，老巴就把老美抱回家。从那以后，那个女人就再也没到老美家来了。老美又开始有了笑脸。老巴也逗老美笑，但老巴笑起来很难看。就这样老巴又当爹又当娘，拉扯老美一年年长大。当老美刚刚懂事的时候



候，老巴却郁郁地病死了，老美就成了孤女。

老明的亲娘嫁到本寨来的时候，老美刚十七岁，从打看新娘那天起，老美就喜欢上这位嫂子了。老明的亲娘也是病死的，那时老明刚两岁多，断奶不久，还不会走路呢。老明的爹就变成了当年老美的爹。

老明的亲娘死了以后，想不过味的，不仅是老明的爹老祥，还有老美。老美想的比老祥还多。老美想起了当年被她哭走的女人，想起了老爹拉扯她长大的日日夜夜。她知道没有妻子的单身汉日子有多难熬，她清楚没有娘的小伢儿日子有多难过。当老美走进老祥的家，主动当起了老明的后娘时，实际上就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老美想，寨上人要怎么想就让他们想去吧！要怎么讲就让他们讲去吧！老美心甘情愿给老明当后娘，老美不怕人家唱归归阳。老美想，后娘也是娘。有的时候没有后娘也不行。日子就这么过来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多不易啊。尤其是老祥驼了，病了后，老美的日子就更艰难了。现在快过年了，事情一大堆，得一件一件来。这些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手上工夫都好发算，如今最操心的就是老明的亲事了。要是吴大婶这门亲讲成了，她就可以松口气了，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隔壁房间里传来老明呼噜呼噜打鼾声。后娘知道老明的心思，就自言自语道：“这伢儿啊，真憨哪，刚知道一点信，心里就像吃了蜂蜜一样，甜腻腻的了，睡起觉来也踏实了。”

后娘用铁夹把火坑里的火灰拢了拢，把板凳翻转来，架在铁三脚上，又到房里把老祥的棉鞋，老明的布鞋都找



来，搁在板凳上，好让火灰的余热把鞋慢慢烘干。这才回房里去休息。刚躺下不久，远处就传来了鸡叫声。

正月十五过尾巴年，乡场好热闹。

吃早饭时后娘跟老明说：“老明，我和你隔壁伯娘商量好了，她今天带你去赶场。”

老明笑着说：“娘，我赶场还要人家带啊。”

后娘说：“带你去相亲呢，你装什么样？人家女的也来赶场呢。你可要机灵些啊！好丑都是自己找啊！”

老明说：“今天赶场，看要给你和爹买点什么回来啊？”

后娘说：“什么都不要买，你就好好地相亲吧。你要有本事啊，就把姑娘给我带回来，也好让我和你爹看看。”

老明说：“还不晓得人长得怎样呢，就带回来啊？”

后娘说：“你伯娘说了，你要看得起人家呢，你就请人家吃顿饭；要是看不起呢，就赶赶场算了。那边你伯娘也托人给侄女说好了，如果喜欢呢，就点点头；要是不喜欢呢，就摇摇头。这都是你伯娘的主意。你伯娘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什么事都让爹娘做主。成不成就看你们自己的缘份了。”

吃过早饭，老明穿了新衣服，就急急出门，站到院坝喊：“伯娘，吃饱早饭没有啊？”

隔壁的屋里就传出小伢儿的声音：“我婆赶场去了！”一会，吴大婶的媳妇走了出来，手上还提着猪潏瓢，笑笑着对老明说：“我娘说，她年纪大了，腿脚不



好，走得慢，就和我爹先走了。他们说在河码头的铁匠铺等你。哎，老明，今天打扮得这么精神，真的要去相亲呢。这回可要好神点，莫看花了眼啊。”

老明说：“大嫂，你快回去喂猪吧，猪都要跳出圈了呢。大春哥哥呢？也赶场去了吗？”

大嫂说：“你大春哥啊，忙得很呢，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也不晓得跑个什么鬼名堂。今天又下保靖去了，十多天才能回来呢。”说着就走回屋里喂猪去了。

老明急匆匆赶到乡场，来到河码头，吴大婶就把一个乖乖的姑娘带到老明面前。老明很不好意思，眼睛没地方看，手脚没地方放，扭扭捏捏地很不自在。

吴大婶说：“老明，我把桃子交给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可不管了。”

吴大婶笑咪咪的，还想跟桃子交待点什么，吴大伯就催她：“还啰嗦什么啊，你都交待了大半天还没交待完啊？”

吴大伯拉起吴大婶就走。吴大婶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喊：“桃子，等下散场了，要到姑姑家去玩啊，这回我可留你多住几天了。”

桃子笑笑地说：“姑姑，我晓得了。”

桃子长相不错，比老明昨夜梦见的还漂亮。吴大伯和吴大婶走后，只剩下桃子和老明。桃子把头低低着，不敢正眼看老明，只是不时地用眼角偷偷地瞟着。这一瞟不要紧，闪着了一下对方的眼睛，立刻感到火一样烫乎乎的，顿时脸儿就红红的，心儿跳跳的了。桃子仿佛觉得有一股甜蜜蜜的东西正一个劲地从脚板心往头顶上窜。此时桃子



心里装满了欢喜，她想把欢喜忍住，不让它跑到脸上来。但桃子失败了，做了很大努力还是忍不住，笑意硬是从两边嘴巴角角瀑了出来，跑得满脸都是，让桃子羞羞地感到很难为情。

老明呢，心里的欢喜比桃子的还多。老明的笑意早就跑出来了，这些笑急速地通过脚，通过手，通过胸，通过脸，通过每一根神经，汇合在眼睛里，变成了两道热辣辣的光束，像探照灯一样，照射出前面一片明媚的天地。

老明和桃子都痴痴呆呆地站着，比赛着耐性。

老明终于忍不住了，就先开口说了话：“桃子，我们吃饭去吧。”

老明一说话脸也红了，心也跳了。但话一说出口，就如释重负，心情就轻松了许多。

桃子没说话，点点头。

老明很喜欢桃子的含蓄，这样子很好看的。

正月十五，是个热闹的日子。城里人叫元宵节，乡里人叫过尾巴年，赶尾巴场。今天乡街上，有玩龙灯舞狮子踩莲船蚌壳灯等等热闹，好玩得很，但老明和桃子没心思看这些。桃子跟着老明来到一家小饭馆。

老明问桃子：“吃什么菜？”

桃子看着老明，只是笑，不做声。

老明要了两个菜，一荤一素。老明说：“吃吧吃吧。”

桃子就点头，吃得很认真，吃得很有味。

一盘菜吃完，老明问桃子：“还要吗？”

桃子使劲点头。



老明很高兴，只要桃子肯吃，亲事就能成。

吃过饭，老明说：“桃子，我们回去吧！”

桃子就点点头，跟着老明回了家。驼爹和后娘一看，都认为桃子面相不错，是个好女子。

后娘吩咐老明：“老明，把那只大鸡公杀了吧，晚上叫你吴大伯和伯娘一起过来吃夜饭。”

老明愉快地答应：“好咧！我这就去劈柴烧水。”

后娘说：“老明，你先去给你伯娘讲一声，免得他们各人先吃了啊！”

这时，就听吴大婶在门外笑哈哈地说：“你们不请我也要来的咧，哪能各人先吃了啊！”

后娘赶紧扶起吴大婶，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喊：“老明，快给你伯娘搬把板凳啊！”

桃子从屋里迎了出来：“姑姑，你老这里坐吧！”

吴大婶笑着逗自己的侄女说：“桃子，今天老明请你吃饭了没有啊？吃的什么菜啊？”

桃子就把头低着，羞羞地笑。

老祥驼子歪歪斜斜地靠在板凳上，见吴大婶进了屋，就撑着俩壳膝头站起来，同吴大婶打招呼：“咳咳，大嫂，今……今天咳咳……赶场热……闹啊？咳咳咳……”

吴大婶说：“我哪有心思赶场看热闹哦，还不是为老明和桃子的事。本来可以来家看的，但现在不是提倡什么婚姻自由嘛。我就出了这个主意，让老明和桃子先自由一下，免得今后后悔了，莫怪是我们大人包办代替的啊。”

这顿夜饭吃得很愉快。吴大婶代表了娘家，老明和桃子的亲事就这样订下了。